



亚洲龟：濒危的长寿物种

□ 撰文 / 史海涛 供图 / 史海涛 等



摄影 / 张斌

在海口和广州的某些市场上,我曾无数次亲眼目睹亚洲龟备受虐待的悲惨景象。它们被小贩们堆积成山,像丢石头一样扔来摔去,许多龟甲被摔裂,鲜红的血不停地往外渗。由于长时间脱水和饥饿,一批批死亡的个体被丢弃在一边,爬满了苍蝇。更惨不忍睹的是,商贩们在宰杀时,或是把它们活生生的放进沸水中,或是直接用利斧一劈两半。

每次看到这种情景,我都不由自主地想起英国泽西动物园的副园长曾对我说的话,“你能不能告诉人们龟是有神经、有痛觉的高等动物,应当给它们以富有人性的关怀。即使吃,也不要再在公开的场合用这种残忍的方式来宰杀它们。”

亚洲龟是对生活在亚洲的龟类的总称。这是一群古老而长寿的生灵,大约有近90种,占全球龟种类的三分之一。曾共同生存过的恐龙早已灭绝了,而它们却奇迹般地延续至今。就个体而言,龟是现生物种中生存力最顽强、寿命最长的动物之一。然而亚洲龟的不幸却恰恰来自于它们的长寿。

龟历来被东方人认为是营养滋补

和防治疾病的极好食品。人们相信它是吉祥的象征、长寿的代表,吃龟肉、喝龟汤也会带来吉祥和长寿。这种观念虽无科学依据,但却有文化传统的支持,仅《本草纲目》中就记录了15种龟类。加之一些商家受利益驱动,一味地渲染龟的食用、强身和医疗价值,让亚洲龟家族中越来越多的种群加入到濒危物种之列。

世界范围内现存的龟类共约270种,包括生活在海洋中的海洋龟类和生活在陆地的陆地龟类,后者包括陆龟类和淡水龟类,淡水龟又包括硬壳龟类和软壳龟类(即鳖类)。我国曾是龟资源很丰富的国家,有记录的龟类有30多种,仅海南就有龟类19种之多。但今天在野外我们已经很难再发现它们的踪影了。十多年来,与亚洲龟的接触让我对它们的前景越来越感到忧虑和不安。

记得第一次见到龟是1991年在新疆。当时为了完成硕士论文,我和师弟刘志霄在霍城县芦草沟乡先后呆了7个月,寻找新疆唯一的一种龟——四爪陆龟。见到第一只四爪陆龟是在我们苦苦跑了3天之后。虽然这只龟只有



我国曾是龟资源很丰富的国家,有记录的龟类达30多种。其中乌龟(右下)已广泛人工养殖,黄额盒龟(左)只分布于海南,广西等地,数量稀少。而四爪陆龟(右上)则是我国西部干旱地区唯一的珍稀陆生龟。

拳头那么大，土头土脑的，但我们激动的心情难以抑制，紧紧围着它“噼里啪啦”照了20多张在事后看来没一张有价值的照片。当天晚上我更是激动得一夜未睡。

听当地人说，20世纪60年代，那里龟的密度平均高达15000只/平方公里，那时山上的龟比牛粪还多，站在原地不动，环顾四周，至少可看到30多只闪亮蠕动的龟背壳。20世纪90年代初的调查显示，种群密度已降至6只/平方公里。这是一个多么令人恐惧的数字！若除去未成熟的个体，这个密度对行动缓慢又非集群生活的四爪陆龟来说，雌雄相遇都极为困难，又谈何传宗接代呢？

当地的哈萨克族和维吾尔族牧民告诉我们，由于宗教信仰，他们从不吃龟，但自上世纪80年代大批南方来的汉族人移民至此，龟便开始遭殃了。特别在每年四五月龟的繁殖期，一只雌龟后常尾随多个雄龟，雄龟间以相互撞击的方式格斗争夺雌龟，雌龟也通过这种方式选择获胜的雄龟。这种撞击声可以传出很远，引来捉龟的人将它们一网打尽。捉龟的人群从四面八方挑着担子，甚至开着拖拉机在山坡上抓龟，几个人一天就可抓满一手扶拖拉机。

四眼斑水龟喜欢在水质清澈便于隐蔽的场所活动。而且它们在其生存的环境中可以清洁水域、降低某些人类血吸虫的中间宿主——螺类的种群密度、传播植物种子等。



1995年博士毕业后，我如愿以偿地来到龟的乐园——海南，希望在这里开始我的亚洲龟研究。但到了海南，却让我心里凉了半截。朋友告诉我说，他们一大帮人为了普查野生动物，把全岛跑

了个遍，才发现了两只野生龟。

但考虑到我国龟研究尚处于空白状态，90%的种类都缺乏深入研究，有的种类甚至连分布都不清楚，海龟的洄游定向、龟的长寿仍是未解之谜，我还是坚定了继续研究的决心。接下来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寻找野生龟。

转机出现在1998年正月。我和两个学生在挖坑、布笼一个多月后，在初六那天黎明，当我们从水中提起其中一个竹笼时，惊奇地发现里面有一只龟，而不是以前每天抓到的恼人的一堆螃蟹。龟！龟！终于找到野生龟了。我们激动地在水中跳了起来，虽然当时根本没看清是什么龟，叫不出它的名字。后来证实这是一只四眼斑水龟。

随后，紧张的研究工作立刻开始



利用无线电发射器，科学家可以对龟进行更为隐蔽也更为准确的全天候监测，获得野生龟生活习性等宝贵资料。

了。一开始我们几个人整天轮流守着这只龟观察，后来条件改善后，改用无线电发射器进行更为隐蔽、准确地全天候监测。我们了解到它们每天在前半夜和后半夜有两个活动高峰期，喜欢在水质清澈、便于隐蔽的场所活动。龟是生物多样性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在其生存的环境中可以起到清洁水域、降低某些人类血吸虫的中间宿主螺类的种群密度、传播植物种子等生态作用。

在新疆研究的是陆龟，就那么一种，一年就活动三四个月，且昼伏夜出。而在海南研究的是淡水龟，有十多种，这些龟一年四季，不分昼夜都在活动，且活动高峰均在夜间。加之热带高温潮

湿、林密刺多、蚂蝗遍地、毒蛇出没，这种艰苦的研究，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根本无法想象，当然个中的酸甜苦辣也难以用文字表达。工作中取得的许多可喜进展给了我极大的鼓舞，但同时接触到的许多对亚洲龟资源触目惊心的破坏也让我震惊。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国南方流传“吃金钱龟能治愈癌症”并“能带来滚滚财源”的说法，一度使金钱龟的价钱从上世纪80年代的每斤几元钱飙升至上世纪90年代的四五千元，目前竟升至万余元，而且野生的个体价钱要比家养的贵二三千元。这导致不少农民弃耕捕龟。我们在海南、广西和广东的调查

中，许多人直言不讳地告诉我：一年能抓到一只就比干一年农活强得多。有个人还信念坚定地对我说，如果运气好，还可搂草打兔子捕到其他很多种龟呢。

1999年在柬埔寨首都金边参加的“亚洲龟类贸易研讨会”让我第一次真正意识到了保护亚洲龟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此次会议的目的就是首先要搞清楚亚洲龟非法贸易的来龙去脉，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学者、政府官员提供各自掌握的贸易信息，最终出来的贸易路线图上无数条箭头自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发出，最终却不约而同地指向了中国！

据统计每天自越南出口到中国的龟有18.4吨；印度尼西亚一货主的长期订单是一天向中国运送1吨龟，香港在上世纪的最后十年，进口活龟的量增加了33倍，2001年其作为食物消费的龟已高达580万只。芝加哥林肯动物园爬行动物学主任John Gramicri在看了广州市场屠宰龟的录像后痛心疾首地说：“如果那些市场上的动物数量继续保持下去，极有可能的情形就是，每天杀来吃掉的濒危动物比我们一生能够保护的还要多”。《龟类通讯》更是直接指出，“中国失控的龟贸易是亚洲龟类的最大威胁”。

亚洲龟的贸易状况已严重影响到我



在“亚洲龟类贸易研讨会”上，由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学者和政府官员提供各自掌握的贸易信息，最终出来的贸易路线图上无数条箭头自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发出，最终却不约而同地指向了中国！



2003年在海口查获的非法进口的马来闭壳龟。

对亚洲龟类的保护必须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否则多年以后，我们的孩子们在地球另一边的田纳西水族馆或其他国家的什么动物园里看到中国的金钱龟时，问“这么长寿的动物怎么会在我们国家灭绝”，我们该怎么回答呢？

供图 / 温波

国的国际声誉。其实，我国早在10年前就颁布了野生动物保护法。但由于我国对亚洲龟缺乏研究，加之传统的饮食文化，才导致了今天这种局面。

从事龟类研究与保护的人员太少是不争的事实。关于龟的研究成果更是寥若星辰，在我国有记录的近40种龟中，有过较深入野外研究的可能也只能算四爪陆龟了。2001年在美国伏特沃斯、2002年在奥地利的维也纳、2004年在瑞典的卡尔玛，多次有关龟类的国际会议上，我成了中国唯一的参会代表。

作为一个科研人员，我的本职工作应该是潜心于某一个物种某一方面展开深入的研究，写出几篇象样的论文。但面对亚洲龟的处境，我却无法做到坐视不管，我想为拯救它们出一份力，我不知道当我在研究清楚亚洲龟之后却突然发现它们已经消失了时，我会是怎样一种心情。

回想与龟打交道的这些年，不管是调查研究，是参加国际会议，还是阅读文献，看到的、听到的和读到的都让我始终有一种透不过气来的紧迫感。2003



年7月我花了4个月的时间终于在英国泽西完成了一份名为“中国龟类保护行动”的计划，力图全面详细地阐述对中国龟类保护的能力建设、研究重点、养殖管理、贸易监测、教育计划、法制完善、保护区和救护中心发展等方面的思考和建议。

我希望这份计划能给亚洲龟带来好运，因为我不愿看到多年以后，我们的孩子们在地球另一边的田纳西水族馆或其他国家的什么动物园里看到中国的金钱龟时，问道：“这么长寿的动物怎么会在我们国家灭绝呢？” ■